看世界杯的乐趣

丁 帆

每个球迷看世界杯的目的都不尽相同，真正的球迷是看欧冠赛的那一批连每一个新球员的踢法都了如指掌的人，而世界杯却是给世界各国所有的真球迷、“半球迷”和伪球迷提供了一个以足球的名义进行狂欢的大舞台。过去，看到苏童和余华被腾讯邀请去观看世界杯，心里充满着羡慕嫉妒恨，谁都会产生为什么不是我的梦想。

足球是一场灵魂深处弥漫硝烟的战争，也是每一个球迷对现实生活悲欢情绪的一种宣泄，每一个观众都是自我的代入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属，即使是那些不懂足球规则，来看他们偶像的女粉丝们，也一样获得了一种在其他风景里不能寻觅到的快乐。

真球迷看的是足球攻防时的战略布局和技战术布置，以及每一个球队在风格发挥时的整体水平和球星效应等技术性问题，他们与主教练处在同一看台上；“半球迷”就是那些懂得一些足球知识，却是“醉翁之意不在球”的那种宣泄之徒，这些人占球迷的大多数；而伪球迷则是那些把世界杯当作狂欢节来凑热闹的人，他（她）们懂不懂足球并不重要，但是参加不参加这样的狂欢却很重要，在欢呼的海洋里找到火山喷发式的宣泄口，觅到自己心仪的球星，才是欢乐的源泉，所以，当你看到球迷闯进球场裸奔，看到他们舔着球星受伤的脚，看到看台上有女球迷裸现出自己曼妙的胴体，你不应该将他（她）们看成伤风败俗的异类，因为在那种狂欢的语境中，人类的情绪才能得以最大的释放。

上个世纪80年代，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时，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就在中国亿万球迷心中扎下了根，那个年代，几个球迷深夜聚在一起看球赛，把门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情不自禁的叫声惊扰了左右四邻。自从进入微信时代，看球的方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夜之间，许许多多新老朋友全冒泡了，大家啸聚在这个共同看球评球的平台上狂欢，此时此刻是一顿精神的飨宴大餐，纵然是各不相同球队的支持者，也能在观点的碰撞中找到共同的看点。

我只是一个“半球迷”而已，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啸聚江湖评球，误以为我是一个资深懂行的球迷，其实，对于我这种从小就“踢野球”的人来说，我热爱足球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寄托着少年英雄梦想的地方，从贝利时代走过来的一茬茬球星在岁月中消逝，而默默无闻的球迷们却永远是看台上的守门员，我的发声带着历史的回声，带着现实的折射，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帮多以文人聚会的看球平台，会用揶揄、调侃、夸张、联想、暗喻等修辞手法的文学语言去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会心一笑才是另一种看球的境界。

无处宣泄的情绪在这里爆发，特别是大家看中的球队赢球，往往会激起平台上的欢呼。

毫不讳言，看球的过程必定是建立在赌球基础之上的，因为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比赛的悬念不到最后一秒是无法判定输赢的。就拿本次世界杯来说，谁也不会料到那些不被看好的球队能够无情地淘汰世界足球王国里的许多种子队，尤其是摩洛哥对阵葡萄牙的那场球，我言之凿凿地预测摩洛哥不会再走“狗屎运”了，哪知当最后一秒哨声响起，世界强队葡萄牙轰然倒塌在摩洛哥脚下的时候，世界顶级球星C罗痛哭离场，让世界震惊，也让我大失所望，这算是我在这次世界杯输赢判断上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误。有人预测摩洛哥还会走得更远，我仍然不相信。比赛期间，随着摩洛哥的第一个进球，我就不断谴责谩骂葡萄牙主教练桑托斯布阵严重失误，上半场不让C罗首发，是酿成大祸的根源，让世界杯黯然失色的罪魁就是他“出奇招”的败笔。

到目前为止，最激烈精彩的是克罗地亚对阵世界顶级强队巴西的那一场球，说实话，从骨子里来说，我希望克罗地亚这支唯一的东欧劲旅能够赢球，因为我更喜欢进攻型球队，尽管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围在10英寸的电视机前惊叹巴西球队精湛的球技，尤其是那种娴熟而带有杂技性质的控球与过人技术，看得大家眼花缭乱。但是前南斯拉夫红星队强悍凌厉的进攻更让人获得酣畅淋漓的快感，弱队强攻而取胜，那才是伟大的胜利，被人围攻被动防守，即使侥幸取胜，也胜之不武，也许这是兵法，却不是我等激情类型球迷喜欢的风格，在攻击型球队和技术型球队之间，我们选择前者。

当然，当今世界不乏全攻全守型的球队，但是，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做到两者皆完美。所以我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球是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当年我口出狂言，预测只要德国战车的中场发动机一旦启动，打它个5:0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孰料德国队越战越勇，竟然以7:1的大比分横扫了巴西队，这是一场强攻型球队获胜的典型范例，让技术型的足球王国蒙羞，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至暗时刻。当然，球队兵败如山倒，巴西输在心理防线的崩溃上，当克洛泽以16球打破了罗纳尔多保持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时，为进攻型球队赢得的是足球的颜面。看完比赛已是凌晨4时许，我久久不能平静，再也不能入睡，因为9点钟还要参加哈佛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于是，我就草拟了那篇《新世纪文学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发言提纲（简称21条，后改成22条），这就是激情冲动产生的结果。

本届世界杯“日耳曼战车”一开始就在梦游之中，直到最后一战的最后时刻才梦醒卡塔尔，以压迫式的进攻打法牢牢地控制了中场，在狂轰滥炸中连扳三球，4:2击败哥斯达黎加，可为时已晚，因小比分落后而无缘小组出线。德国队的失败固然是进攻型球队的耻辱，但并不代表这样的球队不受广大球迷的热爱，我喜欢欧洲队的原因就是进攻型的风格让足球变得像战争一样具有悲壮的色彩，所以我早早地预言，英法大战才是本届世界杯最好看的一场大战，是胜过决赛的看点。

说实话，英法两队都是我所喜欢的球队，当然最早喜欢的是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强悍让我激动不已，虽然有时还带一点粗野狂放。除了贝克汉姆那样深得许许多多女球迷钟爱的超级球星外，伟大的球员还有莱茵克尔、凯恩、鲁尼、希勒、格里弗斯等许多进攻性极强的球星。我爱法国队的理由更简单，2006年齐达内在与意大利争夺冠军赛中头顶马特拉齐，血染沙场，被主裁罚下，以红牌告别了世界杯，却展示了法国人的血性，虽败犹荣，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个血色浪漫的球队。这两个队谁赢球我都高兴，但是我希望这场球打得更精彩，更扣人心弦。就实力而言，英格兰应该强于法国队，因为历史战绩是英格兰大比分领先，虽然法国近年产生了姆巴佩这样的年轻巨星，但是巨星未必能够在这样的比赛中成为制胜的利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英法大战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的确高潮迭起，楚阿梅尼先下一城的险境下，我料到英格兰将会疯狂反扑，果然，下半场一开始凯恩罚点球扳平比分；第78分钟，吉鲁头球让法国队再次超出，我说英格兰还有扳平的机会，不出所料，4分钟后，英格兰在强势围攻中又获得一个宝贵的点球。让我出离愤怒的是，那个瞎眼裁判一开始竟然又没有判罚点球——前面还有两个禁区内法国队犯规可判的点球他也没有判。这个明明确确的点球终于在视频裁判的回放中得以确认。仍然是凯恩主罚，星级球员终于没有克服心理上的巨大障碍，射失了这个本可以带来平局的进球，英格兰1:2落败，让可以延时的比赛终止了，我们盼望着可以把比赛拖至点球大战的愿景破灭了，让我们的心脏承受极度的痛并快乐着的时刻化为乌有！我不停地诅咒那个巴西籍主裁威尔顿·桑帕约，是他葬送了这场更为精彩的比赛，难怪贝林汉姆诟病他的执法水平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还剩下两场半决赛，一场是阿根廷对决克罗地亚，显然，绝大多数球迷认为阿根廷必胜，我却希望克罗地亚再创辉煌，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另一场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我还是不相信摩洛哥的运气会再走下去，否则足球世界“天理难容”。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法国队与克罗地亚决赛，为什么摩洛哥可以有那样的好运气，克罗地亚就不能有呢？

实在不行，就看法国与阿根廷决一雌雄吧，我们看的就是一个激情澎湃。

2022年12月13日14时
草于南大和园

影·和
（油画）
阚胜相

草木散记

虎年的法桐红满了城

何 频

秋来赏红观红叶，说来曾经是多么奢侈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是人人艳羡、家喻户晓的唐诗金句。南太行深深浅浅的村寨之间，星罗棋布有的是大大小小的黄檩树柿树，高山上接着一级又一级的悬崖峭壁，密密麻麻是层林尽染的灌木黄栌，它们是秋红的主角和佼佼者，好颜色全不逊于乌桕与红枫。但我的长辈们，冬天围着火炉漫谈说家常，只说某年粮食多果实多，好不容易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老天爷赏饭，大人小孩能吃饱肚子了，没有人矫情地回忆那红叶红。

旅游业兴起没多少年，人们忽然赶上了国富民强、生机勃勃的好光景，秋来看红叶，成为时髦和新风尚。老家的云台山、青天河与峰林峡一线，每年霜降过了，登高看红叶的人像过节凑热闹一样，盛况一如在大西北额济纳看胡杨，江南天平山看枫香。胡杨金橙，似黄透的好银杏；天平山枫香红，殷红若烈火熊熊。黄栌五彩，分橘黄、金橙、紫红、大红和朱红。但兼具它们优点并出类拔萃的，当下是我在城市里越来越熟悉的法桐——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

郑州法桐，大体与新中国同步。一解放就尝试栽种，随着省会由开封迁郑，市领导果断拍板，大量从南京、上海，陆续引入这个优势树种。鹤立鸡群的法桐，不惧风沙，颇适应这里生长，树叶有时也会变红，不仅红得好看，而且红得时间长。从1990年代开始，每当秋天来临，我持续关注高大无比的法桐，那时只有大学校园和黄河迎宾馆，不多的几个疏朗开阔的地方，它应季由黄变红，而街树法桐不红。荏苒到了五六年前，情况发生大变化——随着大气污染严格治理，气候暖化导致秋天似乎在变长。另外，秋冬之际寒冷明显迟到，雨水却增多了。这么一来，法桐接力绵延，年复一年，变彩色变红大量增加。最令人费解，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困人，但是，法桐红得十分夸张。

2020年11月中旬，因为法桐像凤凰开屏一样陡然变红，消息在网上传开，旋风一般万人打卡黄河迎宾馆看法桐，浩浩荡荡的。结果第二天赶紧实行网上预约。成排的法桐映着蓝天变金变红，很洋气而热烈气派，蛮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老年人也觉得就近省力很过瘾，仿佛在家门口遭遇梦幻天地。

还有森林公园新辟的芳泽湖，湖畔接了一段法桐景观道，也是参天大法桐。这儿的法桐，过去冬深了才变红。春节前后下雪，白雪湿润衬映其枯叶再红，是罕见的紫褐红。看多了法桐，我心里有数了，法桐它偏爱气候略微湿润的地方。圣诞节和春节是冬天里不同风俗的两大节日，巴黎、慕尼黑、日内瓦和伯尔尼等地，法桐的姿态与颜色，有的落叶了，有的叶枯了，有的依然斑斓金红。但我是郑州的市民，在郑州，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散漫，一览无余，尽情地享受法桐。连多次做客郑州的徐匡迪院士，也热情称赞说，黄河迎宾馆的法桐，比国外的法桐还壮观些。是的呀！因为欧洲的法桐作为行道树，有点类似我们窝盆景造型，冬来几乎是“斩首”行动，法桐枝干委曲而呈现拳头骨朵模样。郑州现在，新世纪以来大量栽植的法桐，无论行道树还是园林造景，皆由其自然生长，高大而不失天然的树冠，无拘无束，独木参天。每年10月中旬开始，里外交互变色，五彩斑斓，逐渐再变金变红。

法桐之红，比乌桕和七叶树红的时间长，比五角枫和黄檩树气势大，法桐红了，红得壮丽辉煌！法桐的风格与气派，是李白的《将进酒》，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若把杂树变红比喻作普通的列兵方阵，这厢的法桐便是御林军和皇家仪仗队。将植物类比动物世界，法桐便是狮子、大象、长颈鹿和鲸。

红叶是桩大生意！今年11月19日的《参考消息》应景刊出一则红叶科普文章。我每年都辑存这样的文章，可从不烦气，从不觉得自己幼稚，而觉得很有趣，是我的赏红指南，独属于我自己的有氧运动。这篇转载自美联社网站的文章《为何秋叶最绚烂》这样说——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年份的秋叶会尤其美丽，在夜间气温高于正常情况的年份，叶子的变色通常会姗姗来迟。干旱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冲淡每年上演的色彩秀的浓烈程度。提前到来的冰冻则会让这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戛然而止。

不同的树木会产生不同的色素。花青苷存在于紫色和红色的树叶中，如山茱萸、栎树和一些枫树。苹果、草莓、蓝莓、李子等水果呈现出的颜色以及红色和紫色的花瓣都与这种色素有关。

类胡萝卜素和胡萝卜中存在的色素相同，它是山毛榉、白桦和法国梧桐的树叶呈现出黄、橙、褐色的原因。

最生机勃勃的色彩出自这样的年份：春季温暖、多雨，夏季不冷不热，秋季干燥、凉爽。

固然今年夏天，世界各地多有酷热和干旱发生，不少地方甚至江河湖泊几近枯竭，但是，郑州过了7月之后，天气并不太热而天气好，秋冬之际11月雨还多。这是这些年连续出现的新情况，法桐缘此而美观变红。

1990年代后期，郑州约有50万株法桐。现在郑州变大，变很大了，包括法桐，树比过去多多了——2013年前后，市区法桐增加到150万棵；2021年底，单是法桐，总体达到185万棵左右。因为疫情，壬寅秋来被困于城市里，却意外收获了最好最壮观的法桐美景。人民公园的法桐广场格局雄伟，其中包括有1955年栽植的大法桐136棵，已经列入了古树后备资源名录，逐个有了身份证。这里从11月下旬开启“落叶不扫”模式，11月23日，农历的十月卅，计园长特地给我发来雨中所拍红叶法桐的图片，我的天！树成精了，分明是清人赵翼叹遗山先生元好问的句子。法桐，您是诗人吗？

2022年11月30日于甘草居

序跋精粹

站在近代史的阳台上

胡晓明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凌波万顷的大阳台，就已经被深深地震撼了：

背靠苍苍郁郁的葛岭山脉，正面是全幅涌入、濛濛绿水的湖光山色，是千年白堤、断桥、孤山、放鹤亭，左面远方，是渐渐漫过来的现代杭州城市高楼天际线，而楼下是蔡元培、胡适、苏曼殊、李叔同、蒋梦麟、张元济、黄炎培、史量才、徐志摩、丰子恺、巴金、艾青、杜威、罗素、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竹内栖凤等诗人、画家、作家、学人，以及近代若干重要政军人物下榻流连之处。我敢说，没有哪一个阳台，有资格跟新新饭店的这个大阳台相比，——这里曾经所聚集的灵秀之气、纵横之气、慷慨之气、野逸之气、风云之气，直到今天，都撼动人心，不免令人有一种“站在近代史的阳台上”的兴发感动甚至思如泉涌。

其实，近代史，作为连接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一座似断实连的“断桥”，其画龙点睛之处，正是一句话：通古今而汇中西。——然而这里面的意思，正如新新饭店所面对的山水，交替错综、重重叠叠，懂得了这句话，就读懂了新新饭店；读懂了新新饭店，也自然读懂了近代中国。下面是几个截屏：

那年，新新饭店记住了一场爱情：近代中国最自由的灵魂，却又神仙而又不自由的爱情。那年胡适住在新新饭店的日记，忽然破天荒断了三个月，第二年写下那首《多谢》：

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我神仙生活。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

其实胡适对梦中情人曹诚英的爱，是刚刚从传统挣脱的近代婚爱的一个缩影，然而还有一个更富于象征意味的别解：近代中国的爱而不得其所爱，又不能忘其所爱；不能忘其所爱，因而有山重重、水叠叠的纠缠、苦恼、无奈与执着。美人香草，芬芳悱恻，爱情，通往家国，通往政治，通往理想。

罗素那年来杭州，也住新新饭店。西湖一定很喜欢他，因为他的思想也是如西湖一样山重重水复复。譬如他不喜欢暴力，不喜欢一根筋，不喜欢“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但是近代中国太生猛太剧烈，跟他有点隔。后来罗素在保定讲演时脱掉外套，引发高烧，差点没命。他说，那回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这也很可能是他自己潜意识中新新饭店与西湖印象的投射。

一九二六年夏天，荷香湖畔。丰子恺的《法味》一文中，记叙了他去招贤寺探访弘一法师的情景。他说：“下午我与S先生分途，约于五时在招贤寺山门口汇集。等到我另偕了三个也要见弘一法师的朋友到招贤寺时，见弘一师已与S先生坐在山门口的湖岸石埠上谈话了。”S先生即夏丏尊。弘一后来说，夏是启发他出家的人。其实夏丏尊不过是跟李叔同一起在西湖湖心亭喝茶，看着静静的湖山，说了一句“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要怪还是要怪西湖的山水，重重叠叠，一定要配一个高人。“良马见鞭影而行”，李叔同遇到西湖，就一定会成为弘一法师。我一直说李叔同的出家是一个近代中国之谜。多少年来，面对门前的依依柳色、翠翠荷花，新新饭店也像一个静思的高人，一直在参悟对话其中之谜。

当然，西湖山水的温柔宛转之中，又有纯直的刚烈硬朗之气。对面的林和靖，最厉害的诗不是梅花诗，是以诗作遗嘱：“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不降志、不辱身、不因权力而委曲人格。女侠秋瑾也埋骨孤山。黄炎培在这里写《秋水山庄》：“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这个“十万军”，是有典故的。秋水山庄主人史量才握着蒋介石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几十万读者。”这大概是西湖边上、也是近代史上文人面对权力，最为掷地有声的声音了。刺杀史量才的敌人没有想到，他们可以灭得了史量才的肉身，但却灭不了史量才身后这一股近代史滔滔滚滚而来的动能。正如后来鲁迅接着说的，你有你的大刀，我有我的金不换（毛笔）；也正如古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些声音如雷音，也是在两千年先后的国史上，真的落实下来的。

这就是近代中国。

我还是要强调，从来没有哪一座酒店，像新新饭店这样面对着山重重水叠叠的风景：葛岭（山）——外湖（水）——孤山（山）——里湖（水）——吴山/南屏（山）……甚至看得见更远的山。这是道家哲学的阴阳变化，也是山水画的开合张敛，是天地音乐的回旋起伏，也是儒家思想的仁者智者——交替、重叠、错落、迭代……

也从来没有哪一座酒店，像新新饭店那样，既接纳一场思想家的浪漫爱情，又见证一个哲学家对历史的不浪漫；既送走一位转身离去的至性高人，又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既拥抱最古典的湖光山色与诗意人生，又眺望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看不完的风景，说不完的故事，山重水复的历史，从来没有哪一座酒店，像新新饭店如此深度地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悲喜剧与交响诗。

从来没有哪一座酒店，像新新饭店一样，拥有这么多与近代中国相关联的人物，像一个熙熙攘攘、来去匆匆的舞台，锣鼓声、胡琴声、琵琶声，又苍凉又温馨，又激越又平静，终消歇于湖上烟月与渔樵晚唱。

站在近代史的阳台上，忽然发现，新新饭店的位置，左是断桥，右是孤山，夹在中间，噫！从来没有哪一个饭店，有这样绝处求生的风水，似周易中的“蒙卦”：艮是山，喻止；坎是水，喻险。险中求生，是“蒙”。

最强的生命，正是最艰难中昂首的生长。

毕竟是新新。通古今而汇中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本文是《百年新新——近代中国的阳台》一书的序言）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